

語 絲

第六册

語絲合訂本第六冊

實價
道林
紙
八角
六分

編輯者
語絲
社

發行者
北新書局

語絲合訂本第六冊目錄

凡例

(一)本冊目錄以人爲綱，下列篇目。人名排列以首一字筆畫多少爲次序，其有首一字筆畫相等者，則以第二字判其先後。

(二)篇目下括弧內的數字係指語絲本來頁數。

一 蓴

階級與魯迅(一二二)

了 了

淒清的冬夜(二一八)

卜效廉

潤格彙登(二〇九)

賀鼻頭文(二三〇)

大 鎗

家書(二七三)

天 行

梅那古怪的圈子(七二)

語 絲

第六冊目錄

儲零的夢(一五二)

豎碑與紅遮眼(二二二)

關於避難的教訓(二三九)

鄉愚仇視(三一一)

關於過去的她(三三二)

做夢(三三三)

王樂民

書報批評的反響(一五六)

王馥琴

尋我的心(三一九)

骨頭(三二〇)

丘玉麟

爲曼青的緣故(二七九)

同治時長友詩之翻譯(三四三)

江紹原

小品二十一——二十二(十一—

二十三(五三——五六)

語絲 第六冊目錄

二十四——二十七(九七——一〇〇)	沅君	玉田朋輩致初稿(三五八)
二十八(一五〇——一五一)	李宗武	書報批評(三十七)
二十九(一七一——一七二)		書報批評(二二九)
三十(一九七——一九八)	沈宰白	關於狂言及其他(五六)
三十一(二二二——二二四)		從死老鼠說到日本的路政(二六〇)
三十二(二三六——二三九)	念予	春來呈S(三五二)
三十三——三十五(二五二——二五四)	林守莊	西瓜(三五六)
三十六(二七六)	周作人	苦雨齋尺牘
六十二——六十三(三三三——三三五)		(一)養豬(十六)
六十四——(三五二——三五三)		(二)國慶日(十七)
六十七(三九二——三九三)		(三)任可澄與女校(十七)
六十八(四一四——四一五)		
衣萍		
朝朝一闕(一二六)		
情書一束三版序(二七七)		
余文偉		
我們現在的歧途(二六二)		

(四)百一(十七)

(五)清浦子爵之特殊理解(四八)

(六)國語羅馬字(五〇)

(七)郊外(七五)

(八)南北(七六)

(九)烏篷船(一四四)

(十)古樸的名字(一四六)

(十一)言語道斷(一四七)

初夜權序言(五九)

髮鬚爪序(九一)

陶菴夢憶序(一一一)

絮樸一下子(一二六)

晚狂飆書後(三四九)

關於非宗教(三五五)

卓治

廈門與廈大(三六二)

采真

英人對於書籍的輕忽(一八六)

莎翁的 *As You Like It* (二二二)

豈明(見周作人)

秋士

戰爭與性的問題(一四一)

柳亞子

關於段庵旋燕子山僧集的我見種種(三二)

蘇曼殊之我觀(一六五)

對於飛錫潮音跋的意見(一九二)

蘇曼殊絲紗記之考證(二五四)

柳無忌

日本僧飛錫潮音跋及其考證(一八七)

徐祖正

送南行的愛而君(一)

進獻之詞(五一)

山中雜記

七(六一)

八(七八)

九(九三)

十(一二)

教育界的羞恥(一八五)

駱駝草(四一一)

馬廉

關於白話短篇小說『三言』(二三一)

茨蓀

書燈(三八一)

救救城市的狗(三九三)

郡

寒簾(一〇五)

許欽文

元正的死(六七)

「趙先生底煩惱」前記(一九九)

哥哥的寂寞(三三五)

鼻涕阿二前記(三八二)

失戀者(四一五)

梁盡言

會集(三二三)

敦甲老人

擬古詩上山探驢蕪(二五〇)

五古呈宇文尚書(二八八)

評梅

再讀『蘭生弟的日記』(七九)

雪夜(三四〇)

品清

從劉和珍說到女子學院(二〇二)

『綠屋』(二五七)

彭基相

印度洋中的雙十節(二〇一)

曾鑑泉

婆婆和媳婦的話(四〇二)

農人

讀語絲(八九)

六言雜字(四〇〇)

敬文

客音的山歌(三七二)

葛克信

補柳亞子先生之遺(二二一)

楊禮

讀王世杰君中國妾制與法律書後(二二三)

潘梓年

現代人生的苦悶(二二三)

劉復

西班牙的民歌二十二首(一〇〇)

西班牙的民歌六首(一三五)

西班牙的民歌八首(一四九)

西班牙的短民歌九首(一九六)

游地獄記(二七一)

西印度Pueblo族的民歌(二一六)

語絲 第六冊目錄

西印度Pueblo族的民歌(三三八)

一年來所作詩(三七四)

愛情的小藍外套的故事(四二二)

劉道玄

送漢菴南行(三九一)

魯迅

華蓋集續編小引(七七)

「墳的輿記」(一三二)

寫在「墳」後面(一六一)

爭自由的波浪小引(二五一)

「走到出版界」的(戰略)(二八九)

新的世故(二八〇)

廈門通信(一四八)

廈門通信(二七四)

海上通信(三八三)

廢名

無題之六(一〇五)

魯彥

訪教父去(三七八)

璧

紀事二關(一〇四)

簡兮

懷人(一一〇)

蕭炳實

雪(二七二)

閒話集成

(一)序言(右拉，五七)

(二)謹論清宮寶物(五七)

(三)今昔之感(豈明，七四)

(四)包子稅(山叔，七四)

(五)人間讚美(季谷，八七)

(六)宋二的照相(豈明，八八)

(七)生財有大道論(心心，一二二)

(八)拜髮狂(豈明，一一五)

(九)髮之魔力(山叔，一一五)

(十)丁文江的罪(豈明，一三六)

(十一)林素園的功績(季谷，一三七)

(十二)劫數(黃昌元，一三八)

(十三)古文觀止(翔男，一五四)

(十四)什麼之感(青民，一五五)

(十五)講演(馭聰，一七三)

(十六)女子學院的火(豈明，一七六)

(十七)女師大災禍的由來(黃昌元，一七八)

(十八)剪髮(志儒，二〇四)

(十九)男裝(豈明，二〇五)

(二十)再論剪髮(山叔)

(二一)胡扯一齣(勵吾，二二五)

(二二)關於任可澄的好消息(季谷，二二八)

(二三)尊孔的新意義(鐘鐸，二二八)

(二四)支那與倭(豈明，二四一)

(二五)指教的控訴(山叔，二四三)

- (二六)方便(三辛，二四四)
- (二七)國旗頌(豈明，二六三)
- (二八)上海氣(豈明，二六四)
- (二九)好計劃(黃昌元，二六五)
- (三十)道統之重光(冰川，二六六)
- (三一)尊師論(曉岩，二六六)
- (三二)請教歷史家(王不遐，二六七)
- (三三)沉默書後(易棒，二八三)
- (三四)妙文(豈明，二八四)
- (三五)國旗之擁護(豈明，二八五)
- (三六)又是「索隱」(?)
- (三八)護旗運動萬歲(爾忘，二七七)
- (三九)論無報可看(山叔，二七八)
- (四十)孰爲苦辛?(山叔，二七九)
- (四一)南北釋義(豈明，二八〇)
- (四二)老人的苦運(豈明，三二二)
- (四三)東南論衡的苦運(豈明，三二三)

- (四四)頌吉林一師校長(曉天，三二六)
- (四五)徒勞的傳單(豈明，三四五)
- (四六)臘丁文(豈明，三四六)
- (四七)鬼臉(晶滑，三四七)
- (四八)鏟雪出園的問題(白林，三六五)
- (四九)現在的青年(楊登綱，三六七)
- (五十)臥薪嘗膽(山叔，三六七)
- (五一)革命黨之妻(山叔，三六八)
- (五二)新羅(山叔，三六八)
- (五三)「何必」(豈明，三八六)
- (五四)「愛民」(豈明，三八六)
- (五五)三愛主義之疏證(曉夢，三八七)
- (五六)馬太神甫(豈明，四〇五)
- (五七)(豈明，四〇六)
- (五八)吉林大學之我聞(曉天，四〇六)
- (五九)談談「鄉愚仇視」尹能，四〇七)
- (六〇)後路(聽濤，四〇八)

通信

- (六一) 東大的試題(雨村，四二〇)
(六二) 男子的婆婆(楊鴻鈞，四二一)
(六三) 再論無報可看(山叔，四二二)
(六四) 北京的好思想(豈明，四二二)
- 來函照登(曹慕管，四〇)
給黎劭西的信(疑古玄同，四一)
批評家之鑑戒(雨村，一一七)
關於曼殊大師(趙景深，一二〇)
不喜吃魚之辯解(品青，一四〇)
再論南北(楊大原，一六〇)
關於「無理心中」(周湘萍，一七九)
又講到澄衷的國學文(東齋，一八三)
謝惠「國賊孫文」書(豈明，一八三)
答楊禔先生論廢妾(王世杰，二〇七)
「家書」與「情書」(汪靜之，二四三)
檢查過的私信(OK，二六七)

- 消息(李遇安，三六九)
賀年的公函(語絲社，二七〇)
教育界之好消息(劉道玄，二八七)
新娘的裝束(廖南鵬，二八八)
賀年公函之覆示(一讀者，二八大)
再談「無理心中」(周湘萍，周作人，二八八)
廣州通信(梓年，三二八)
上海通信(文師杜，三四八)
關於羯磨的訂正(蕭炳實，三五〇)
清高問題(洪燾，豈明，三九〇)
皇娘或皇仁(呂蓬尊，三九〇)
曼殊大師遺牘(玄瑛，三九九)
文學與主義(靜淵，豈明，四〇九)
拆毀東嶽廟(豈明，四一〇)
談「鬧房」(季遐，大名道人，四二三)
皇娘(劉復，四三〇)

送南行的愛而君

祖正

愛而君：

你說明天要走了，不知搭第幾次車走。方才你來向我辭行，我交給你幾封紹介信，談了片時的話，你說還要去和朋友，在大門口送你騎上自行車而去。我當時已說過明天不送你的了。

我方才從大門口回進來直到此刻，心裏不知怎樣來了很深很深的空虛。今天朝上颺了大風，北京已有初冬景象了，此刻夜深聽那院內的金風蕭索之聲。

方才你先到我家來。我在西車站食堂裏得到家裏來的電話說西安飯店的王佛航先生有了電話，準今天下午四點二十五分的車出發。我從西車站食堂跑到東車站適巧遇見陪伴了他從南邊北來的年老母親和一位也是年老的他的姑母快要登車，就匆匆和王佛航握了別。還不等車開，我就說家裏有客人等着，又匆匆回到家來。回到家來你已先到我家等候着。

你先一日寫了信來約我於今天下午四時來我處取信

語絲

第一百〇一期

併說要靜靜地談一回。你騎上自行車去後我真是心內空虛極了，走到隔院朋友處去坐了一回來的。我對朋友說道『一個人真是不容易填滿空虛！』朋友正在靜靜地看他專門研究的畫，說道『這些畫家不知怎樣寂寞的過着着的。』我就說道『不錯呀，你看法蘭沙亞，米樓的畫像不是快要滲出眼淚與苦痛來的那種慘容麼。』我又略自振作的說道：

『唉，我們這些人，說的話，也走了些路來了，一個人各自的。眼看眼前前的幾個朋友都還能撐強着過活了下來的。』說完這些話，我抱了像絞痛樣的心胸靜靜地走回自己的房裏來，恐怕累壞了朋友安靜的心。

在此燈光下，你一日來的那封信展開在眼前了：

『我敬愛的蘭生先生：

『駱駝書屋，中央公園，先生那樣熱誠的談話，我領略而且記取，如果明天還活着的話，今天決不會忘記。

『先生對我鼓勵，愛護，期許，我忠實的領受之。

『我們定27號走，我想28號（星期）午後四點鐘左右到先

生那里，那時先生的信也就寫好了，那時我們再談一回靜靜的。於是這就離開北京。也不知是嗚呼，我不知是快哉，只是盲目的胡鬧吧，

「……夜靜了，星月皎潔，這世界彷彿是又可愛了。」

你的愛而。O. S. F. 1

愛而！你今天下午恐怕是失望而去了。因為你期望的『再談一回靜靜的，』方才我們兩人都過於沉默了。因為方在東站與王佛航握別，看他高高興興陪着北來的兩位老年人同任去，我在冷颼颼的風裏颯着回來，胸中好像梗塞了什麼似的，只和你對坐着默不多談的過了些時候。

你信裏說的賂曉書屋，中央公園對你熱誠的談話，乃是兩天前一晚上，突然之間我已晚飯過後了，門外邊車夫爭吵之聲，出去一看是王佛航陪了他的老太太，祝家老太太（他的姑母）在北京的祝老先生及祝太太（王佛航的姑表親戚）——羣很熱鬧的人闖進了八月十七水月夜的院子裏來的那晚上……。

十五年不見做了地方縣知事而在北京見到的王佛航從十五六年前親密的友誼中略帶一點警官出身的粗魯氣象。

「你不是沒有電話打給我說老太太要來看我麼？已經那麼晚了，自己那麼想。所以晚飯也不會預備呢。」
「不會預備？你這個人怎麼了，我們如許年不見，你忘了我的性情了。我是說怎麼樣一定不會失約的。你記得我曾絕對任何人失約過什麼沒有？你今晚愛惜一頓夜飯麼？」

這是王佛航向我說的話。

「不要緊不要緊，老伯母，祝老太太等還沒有玩過市場呢，我陪你們上市場森隆去吃好了。請坐一回。我給點相片你看罷，可以說明我們別後以來的生活。」
那麼樣稍稍含忍了一點心頭的不服氣，自像對於官場敷衍似的趨奉語氣，是我嘴裏說的。前一天邀同玩了頤和園，歸路說隔下午玩市場，我說那麼請伯母到我寓裏休息，順便用夜飯罷。

『何必呢，你又沒有家眷，前天不是說還沒用到廚子。』

『並不費事，我們明天用電話商量罷。』

那麼說了分別了的王佛航就在隔天的下午只在西安飯店叫了聽差打了一個電話來道：『王先生就出門上你那兒去。』

愛而！那天下午適巧你也打了電話來說擬來訪問，如果下午不空擬晚上來。我爲要迎候王老太太們，就回話道：『請晚上來罷。』

那天下午出空了工夫等了王佛航的來，而直到晚上七點鐘都不見來到。自己吃過了簡單的夜飯，正在等你騎自行車來敲門的時候，而王佛航帶了老太太等一羣人闖了進來了。陪坐一回，真的又陪了她老人家們到市場的森隆三樓上，我也再吃了一頓酒菜的夜飯。

『羅先生，那末真是謝謝了！』說同王家伯母一起從南邊來的，說與王家伯母年紀相差不多而丰韻不爲衰減自有南邊豐厚古家庭走出來那種典雅愛嬌的祝老太太，

手裏舉了杯子和着王老太太祝太太很纖細的對我道謝。吃不多時，家裏來電話說客人愛而先生已來了。

等到會了鈔走下樓來坐上車子回家，你已睡着在書桌旁的躺椅上時候已是十點半了。

『今晚不要回宿舍去，就叫他們擱一張舖出來在這裏睡罷，我們多談談。』明天一早我照例醒得早，從昨夜的二時計算睡不到四小時，我們都已起身來了。我又想起有一個到京不久在南城客寓裏病着的朋友須得去看他一下，於是老早就邀你到公園一頭散步，一頭隨便談天。也因爲自從半月以來身遭一件麻煩事，好久不曾獨自領賞過公園清晨的幽景了。

你信中說起的『駱駝書屋，中央公園』，是指那麼一回事。那些所談的話我大多模糊了，你說能永不忘記，那就記着罷，記着罷，我要想記述我自己的事過多了。一封對我伯父寫的信併想附寄一冊雜誌而說明裏面一篇小著的那封難於下筆的信至今還沒有寫寄出去呢！

愛而！你說你在友人處借讀過那冊雜誌，所以我說

送你一冊罷，你說可以不要了，我也不勉強送你了。不過你常能記起我說的王佛航是我十五六年前的中學時代的生死交罷，從那篇小著裏。

愛而——你可不生出奇怪麼？何以在這篇題目像古文（韓昌黎，像不像？）款式像書信而內容又像小說樣的這篇東西——這篇因你的南行而寫的東西裏，緊緊地接寫着那位此刻是地方縣知事的王佛航呢？

愛而呀！今晚實在因為心頭有填不滿的空虛，方才伸紙握筆漫然對你寫了下來。如今全院沉靜夜也深了。知道今天定須失眠。但好像要說的話還在下面。但是不知有什麼話此刻隨着這枝禿筆說寫下去。

愛而——你我的師弟之情合計起來不過三年罷。中間有一年我病臥故鄉的山中，就是來來慰問我的信，我也想少而短的回答你。像前晚直談到子夜而竟留你睡在我的書房裏，那還是第一次。兩年前快放暑假的一晚你來訪我，那時你還伴了一個同學，我們三人同走到公園小山上談話去，那是我與你第一次破除了師生間年齡，學

問，知識上的隔閡的初次談話呢。像你信上所說『那樣熱誠的談話，我領略了而且記取』的談話在我們並不許多。你同學中和我與你一樣有時走來隨便談話，彼此不感拘束的還有好幾個。你會畢業的一個學校裏的校長是我南邊同籍貫的前輩又與我家是親戚。你升級到聽我的講義的兩年中都選了我在那年所教的課。自然人之相投或有緣以外的緣分的罷。然而我們雖像沒有年齡，學問，知識之隔閡樣的朋友，終究這三年來還是純潔的師生之情分。我的性情是和而易流的。所以我有時留着神去保持一點冷靜對你們，為得免避旁觀者冷眼裏或許看作我在『籠絡』或是『結託』的不純分子來。這也許被你感到過可是我沒有對你說明過的心理——總之是入世稍久的人對於純情生活的青少年，明知不應該而有時不得不保留地步的那種近於齷齪心理之一。總之我是要說這三年來我們還是純潔的師生情分。總之我們連友誼的份子也極希少而幾何等於無。這是什麼說呢？

愛而！又是夜半了！長短針神妙似的，給我一抬頭看見是重迭的指示我說已到了十二點的巫上來了。前晚對你說過，每晚務必按定長短針差不離到了X上面，就要覺睡的，那晚過了十二點以後不是對你說過的麼？今夜你不在這裏，我一個人過了X還沒有睡呢。方在寫到了那裏，我忽然撒筆走到院子裏去清醒了一回。在烏暗的密雲中深藏着十九夜的三更月。全院是水樣的靜寂。就是愛看畫的朋友也睡靜了。今日一天示了威的金風也已消聲。只有窗前聳高的幾棵寶塔松陰森森地表示出經了風浪歸到落靜後的哀痛。平常五色燦爛的夜晚花枝葉凋零到使院內荒涼。只有幾株盆裏的金銀桂暗地裏拂送些幽細的香味來。省察到我的心已稍寧靜了，然這終是令人感到寂寞沉悶的晚上。這當然是我的晚上。但願明後晚還有殘更的涼月直照你在渤海灣內的孤舟上！站立稍久的我又回進屋裏來對你再想繼續着說寫下去。

愛而 我在上段結末處正期期說道我與你仍是『師生』。不錯的！愛而！我們從來不曾談到過彼此的內面

生活，我們始終不曾流破過這層隔閡。說也奇怪，你如今要遠離到南方去了，我驟然想為你傾吐一點心頭要說的話。這因為我心頭感到的空虛所致，也因為這一向近於廝混的過日子，偶然碰觸了惜別的真情緒自然就一任的流放下去了。

如今先說那位王佛航罷。十五六年前中國也正像此刻那種新舊勢力成了有形的興革時候，和大都數的青少年一樣，我與王佛航又同了一個學友奔赴到那時中心地的武昌去，適巧抱了與你明天伴了朋友同行到南方去一樣的心。那時的王佛航比我年長，大概與此刻的你差不多罷。比之從小即經憂患而直到此刻尚未脫盡一種癡頑氣的我，當時的王佛航不知要多嘗了多少人世味。第一他那時已受着了愛神的刺箭。在那邊出發去抵禦圍攻而結果是喪失的漢陽之前夜，王佛航到了那時才偷偷地把密縫在一件夾衣胸膛內的一張他表妹的相片給我看，說如果萬一有不測我比他後死的話，那末把這張相片和包在上面的一封信要我寄回他家鄉表妹的祝女士去。說

完後他就又密縫到那件夾衣裏去。我那晚沉痛中答應了那個重託。如今也記不大清了，到底那張相片上的倩影與前晚對我舉杯道謝，方才東車站送別的祝老太太（他的姑母）有什麼相同處發見。只覺得那位祝家老太太至今還是典雅愛嬌得像年青人一樣。而這時的王佛航已大非昔比了。

王佛航是我十五六年前上海中學時代的朋友。我們像許多青少年一樣是偶然認識而偶然相親的。當時也說不出所以然來，只覺得談話得來，性情脾氣之相投。十五六年前的王佛航，在我看來固然也是個紅顏美少年。靈俊的相貌，媚秀的眼目，然而我們所以能如此投契得來的，記得還是在有一晚上，也是偶然的機會，我們把少年的悲哀彼此傾洩以後的事。十五六年以後的王佛航可是大非昔比了。

到京的那晚先得了從天津來的通知，我誠心到東車站去接了他。站在混亂的兵車絡驛的車站上心想道：『王佛航就在我的眼前走過，我們還能相識麼？』

眼睛也看酸，腳也站酸了，一連接候了兩次開進車站來的通車而我還沒有發見王佛航一樣的一個人。六點已站到了九點。我略帶氣忿的回了家。明朝我還未起床，王佛航已敲進了我的房門了。隔夜十點前我就接到他打來的電話，說車子脫了班，九點半才開進東站，問我能就去一談否。我又因為方才已覺得了北京夏盡秋來的寒冷，回說不去了。

睡眼朦朧地一頭在床上穿襪子，我看到坐在那邊的是王佛航了。真是奇怪極的心理，我們只是空空然沒有話說了。真是近於幻滅的悲哀去發見了人世風霜的老友面相上隱約有幾分十五年前紅顏美少年的面影。

『你看，我有什麼變遷麼？』他問。我知道他重在我有無習氣。他說我已不是昔時的面影了。『性情也變了不活潑，』他說。

王佛航已在東車站與我握別而去了。方在一路回來的車子上大大的感到追捉不到往昔友誼的悲哀。他來京後第二日我們就在公園談舊。他只想知道我別後的內外